

一瓷连四海 文脉贯古今

本报全媒体记者 曾悦之 文/图

7月25日，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”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为千年瓷都的文明互鉴再添精彩一笔。千年窑火映世界，景德镇陶瓷在长期的对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，铸就中华瑰宝，成为联通世界的文化语言。近日，记者深入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”现场，探寻景德镇陶瓷对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密码。



▲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展出的青花瓷。

◀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”展示馆陈列的外销瓷。

瓷赴山海，高岭土改写世界制瓷史

浮梁县瑶里镇高岭，素有“瓷之源”之称，这里藏着改写世界制瓷史的秘密。循着山间步道，记者走进高岭瓷土矿遗址。一入遗址园，便看到尾砂堆、淘洗池、古道、引水渠、工棚、灶台等遗迹。

浮梁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冯如勤说：“高岭土在这里的发现，改写了世界制瓷史。”据他介绍，高岭土发现于南宋时期，高岭土主要成分为高岭石，具有极高的耐火度，高温之下不易变形。“这一特性，让景德镇制瓷从软质瓷时代跨越至高品质硬质瓷时代。”

遗址园内，一座高岭土国际矿物学术语命名地纪念碑静静矗立。它是为了纪念1869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高岭土命名为“Kaolin”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建。

高岭土的命名，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这方神奇瓷土。更为深远的影响是，高岭土为“二元配方”的创制提供了核心原料。

所谓“二元配方”，即以特定比例混合“瓷石”与“高岭土”来配制瓷器坯料。这一工艺使景德镇瓷器真正达到“白如玉、明如镜、薄如纸、声如磬”的至臻境界，它的创制，被公认为世界手工制瓷史上的里程碑式突破。

技术的革新，往往是文明交融的开端。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、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翁彦俊认为，“二元配方”技术的普及，不仅推动中国手工制瓷技术持续发展，更通过贸易与交流深刻影响了世界瓷业进程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说：“我在韩国一座博物馆看到一句话，说‘整个世界的陶瓷历史就是中国陶瓷技术不断输出的历史。’”她认为，陶瓷技术不断输出的过程中，景德镇对整个世界的影

响是全方位的。15世纪末至17世纪，欧洲王室、贵族竞相收藏景德镇陶瓷，拥有景德镇陶瓷一度成为身份与品位的象征。考古同样证实，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，出水了超10万件明代正德年间景德镇瓷器，鲜活地见证了景德镇瓷器“以瓷为媒、联通世界”的文明交流史。

昔日的瓷土矿山，如今的遗址园。至今依然有很多陶艺工作者奔赴这里，感受那份流淌在泥土里的匠心。

吐故纳新，青花瓷奏响世界交响曲

博采众长，景德镇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吐故纳新。

克拉克瓷、纹章瓷……这些承载着西方定制印记与东方传统技艺的瓷器，静静地陈列在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里。每一件瓷器的背后，都藏着一段文明交融的故事。

青花瓷，无疑是其中最为精彩的篇章。翁彦俊对青花瓷的诞生有系统梳理。他指出，真正成熟的青花瓷大约诞生于14世纪30年代的景德镇。

在宋代青白瓷的基础上，元代的景德镇对瓷釉进一步革新，创烧出了卵白瓷。“但卵白瓷釉面呈失透状，动性不强，画上去的青花料不易晕散。”随着14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方文化交融和商品贸易，来自波斯青花钴料苏麻离青传入中国，与景德镇的卵白瓷相遇，诞生了青花瓷。一经问世，迅速销往西亚、欧洲等地，成为海上丝路最亮眼的文化名片。

除青花钴料外，孔雀蓝釉、低温铅釉等特色釉料，均源自西亚地区的原料与配方，极大地丰富了景德镇瓷器的色彩体系。

记者在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采访时了解到，进入明代后，越来越多的海外商人带着画稿、木模、纹样图谱来到景德镇，工匠照着图样烧制，不断吸收外来艺

术语言。为适配海外市场，景德镇窑工大胆创新，在器型上，突破传统中式碗、盘、瓶制式，烧制出欧式餐盘、执壶、烛台、壁挂瓷等全新器型，适配西方日常生活与宫廷礼仪。

陶瓷文化的交融还远不止于此。这种跨越国界的交流，不仅重塑了瓷器的面貌，更深层地重构了景德镇的城市肌理与产业格局。

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”展示馆所展内容提到：17世纪至18世纪，景德镇御窑厂创烧出粉彩瓷，它借鉴西洋绘画的透视法和明暗对比，表现中国传统的山水、人物等题材，极大地拓展了彩绘瓷的艺术表现力，成为东西方审美与文化交流的载体。

站在景德镇瓷业水运展示馆外石阶上，眼前即是缓缓流过的昌江水。作为该馆陈列展的策展人，陆华曾带领团队长时间深入景德镇调研水运枢纽。她认为：“景德镇水运体系的日臻完善为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。”依托昌江水运通道，景德镇联动原料产地、燃料产地、生产中心、外运码头，形成跨区域、集约化、精细化的一体化产业格局。

正是这种勇于突破、善于汲取的开放姿态，成就了景德镇瓷器推动中华文明、文化的全球化表达。

交流互鉴，从艺术故乡到全球客厅

景德镇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

向全球布局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、连续23年举办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、实施全球艺术家“候鸟计划”……今天的景德镇正努力打造国家文化交流客厅、国际文化交流名城。

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IAC国际陶艺大会上，来自65个国家的500余名陶艺家在景德镇交流创作。此外，景德镇举办的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大会、春秋大集活动，以及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等，均已成为世界陶艺爱好者、手工匠人交流互鉴的平台。

三年前，新加坡籍艺术家林善春正是来景德镇参加陶窑活动后，决定到景德镇做陶艺的。他是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师，利用假期，他每年都有两个月的时间待在景德镇。林善春说：“这里完备的制瓷产业链，给我的创作带来了

很多帮助。这里是我的艺术故乡。”国际陶艺学会主席奥里奥·卡尔沃·维尔赫斯来景德镇参加学术活动后，对景德镇陶瓷发展深有感触：“近几十年来，中国向世界证明，陶瓷远不只是需要守护的遗产，它还可以成为驱动城市更新、教育、旅游、创新、产业、艺术创作与国际对话的强大力量。”

数据印证着这座城市的活力。旅游方面，2025年，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15.08万人次，增长39.63%，主要客源国包括马来西亚、美国、新加坡、韩国和日本，其中18至35岁青年游客占比达55%。产业同样在升级。2025年该市陶瓷产业总产值历史性突破1027亿元，增长9.3%。当下的景德镇，不仅出口精美的陶瓷产品，更输出“景德镇制”瓷器标准、出海品牌矩阵以及全球化供应链生态。

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文明因互鉴而丰富。“千年瓷都”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，不断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。

夜幕降临，景德镇城乡灯光亮起。老旧瓷厂在灯光映衬下焕发新生，海内外陶艺人汇聚于此追逐艺术梦想，街巷间琳琅满目的陶瓷器物，吸引八方游客驻足品鉴。

如今的景德镇，是一座无围墙的陶艺之城，续写着新时代的陶瓷文化篇章。而地表之下，沉睡千年的瓷业遗存已然苏醒。

2024年3月，一项高规格、系统性的文物考古工程在景德镇启动。跳出单一陶瓷器物研究视角，此次考古聚焦完整瓷业生产体系进行发掘研究，让一个真实、立体、完整的千年瓷都重回大众视野。

包容开放：以“无我”成就“大我”

盛夏时节，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人如织，无数人慕名而来探寻皇家御窑的千年传奇。

御窑厂窑址位于景德镇瓷业遗存的中心。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居中，显示出它在瓷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。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、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翁彦俊介绍：“御窑厂是元明清时期，引领镇区制瓷技术持续创新的关键所在。”

御窑厂为何能引领景德镇瓷业发展潮流？这要从景德镇融通南北、沟通中外的制瓷工艺史说起。

唐宋五代至宋元时期的技术积累与人才积淀，为景德镇瓷业发展奠定基础。元代朝廷在此设立浮梁磁局，专司御用瓷器烧制，其间卵白釉、元青花、霁蓝釉、铜红釉等新品相继问世。明代在元代官营手工业基础上设立御器厂，清代更名御窑厂，持续吸纳全国名窑技艺与海外工艺精华，瓷器品类不断创新。明代借鉴钧窑、龙泉窑等官窑技艺，创新烧制红釉、青釉、仿哥釉等色釉品类，又依托青花工艺与珐华技艺，创制斗彩、五彩等经典彩瓷；清代引入欧洲彩料，研发出珐琅彩、粉彩等传世名品，盛极一时。

“相较于龙泉窑、越窑、磁州窑等传统名窑风格固化、品类定型的特点，景德镇瓷业最大的特质便是‘无我’。”故官博物院研究馆员、景德镇申遗考古总协调王光尧对陶瓷有长期研究，他认为，这座城市始终处于学习的状态，能快速吸收国内外技艺和美学，持续生产出紧跟市场所需的产品。因此没有哪一类瓷器可以完全代表景德镇，它是包容的、随时更新的。这种“无我”，反而成就了一个“大我”。

正是这种包容开放的“大我”理念，成就了景德镇鲜明的城市底色。16世纪的景德镇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。18世纪，景德镇瓷业迎来鼎盛时期，全镇30余万人深耕瓷业，百余座镇窑、上千家坯坊连片排布，形成“匠从八方来，器成天下走”的瓷业图景。

窑火不熄：铸就手工业文明大观

在景德镇落马桥窑址，层层叠叠的考古地层，如同一本折叠千年的瓷业史书，镌刻着不同时代的制瓷印记。从西侧发掘区，可以看到元代高等级建筑遗址、明清作坊与窑炉遗址、清代釉缸遗址等依次排布。

“能完整保留数百年窑炉形制、燃料体系、产品品类的连续演变历程的窑址，这在世界手工业遗存中极为罕见。”王光尧表示，从这里可以看到窑炉从明代葫芦窑、馒头窑，逐步发展为清代镇窑，再到近现代西方圆包窑、隧道窑；燃料从柴薪、煤炭到重油，再迭代至天然气和电力。这是一个连续真实的演变历程。

落马桥窑址是景德镇千年瓷业生生不息的生动缩影。其与御窑厂、观音阁、御窑厂西窑址等遗存，共同实证了元末至明清时期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持续发展。而距离城区6公里的湖田窑遗址，则解锁了景德镇更早的制瓷历史。五代至宋元时期，以湖田窑遗址为代表的南河、小南河流域的窑业生产区，凭借充足的瓷土、柴薪、水源优势，借鉴南北方制瓷技艺，创烧出高品质白瓷而享誉全国，元代时已然成为全国核心制瓷基地。

湖田窑遗址与镇区瓷业中心遗存相互印证，完整勾勒出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的完整历史图景。

“景德镇瓷业超长的发展延续性，已经超出一般手工业产业的生命周期。”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、申遗文本编制负责人魏青分析，手工业发展遵循兴衰起伏的生命周期，一个城市的资源消耗型手工业一般存续200到400年。而景德镇在千年发展历程里，产业一直保有旺盛生命力，技术创新持续迸发、产业规模不断扩张、产业成熟度逐年提升，这是它和其他手工业最直观的区别。

时至今日，景德镇瓷器生产已迈入现代工业化进程，但仍有近10万手艺人延续着72道传统制瓷工艺。传统与现代瓷业并存，让这里的瓷业生态更为多元。

完整产业链：填补中国古代手工业展示空白

千年窑火不熄，根基在于完备的原料供应与产业体系。

为厘清景德镇瓷业源头与产业兴盛密码，2024年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深入原料产区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，有了重要发现。考古人员在高岭山首次发现写有“白土”字样的试料块，此前同类器物仅发现于镇区窑址，是古代窑主采购原料时判别土质优劣的商品凭证。

“‘白土’试料块的出土，以实物印证了高岭山瓷土开采加工与镇区窑业生产的上下游关系。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、原料片区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李兆云说，结合高岭山采矿遗址、淘洗作坊遗址，以及东埠明清码头、古街的考古成果，高岭瓷土矿遗址的开采、加工、储运体系得以复原。高岭土的规模化应用，是景德镇瓷业走向鼎盛的关键。其氧化铝含量较高，可大幅提升瓷坯耐高温性能，有效规避高温烧制变形、坍塌问题。李兆云分析，明代高岭土大规模开采后，瓷石加高岭土的“二元配方”全面普及，推动民窑工艺在景德镇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。明末瓷器轻薄细腻、品质稳定，产能大幅提升，水运装载效率因此同步提高，景德镇瓷器远销欧洲，推动瓷业产业体系日趋成熟完备。

历经数百年发展，17世纪至19世纪的景德镇形成了“原料产地—燃料产区—生产镇区—水运商贸”的集约化产业格局。此次申报世界遗产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，涵盖镇区瓷业生产中心、湖田窑遗址、高岭瓷土矿遗址、长岭瓷石矿遗址、蛟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，包含15组构成要素、45个遗产点位，这些遗存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，是瓷业生产高度集约化、精细化的集中体现。

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中国古代工业阶段性展示的空白。”业内专家认为，该遗存既呈现了家庭农副业、个体手工业等手工业早期形态，也完整保存了后期高度分工、体系成熟的规模化手工业形态。尤其是后者，足以成为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典范。



景德镇观音阁窑址。